

誠齋集

四

誠齋集卷第七十三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日都承旨副都承旨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承旨則曾孝寬韓鎮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顧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蓋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為之屬其記焉士之言曰樞密屬宰屬異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也樞密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無事乎事其事矣樞密之職足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院曰同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為長貳均也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何上之遺下之神也下無以神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蛇龜以士師諫工與士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為樞屬顧

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裨其上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我乎不然吾徒獨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三日廬陵楊某記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浚言伏奉淳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劄書其一條曰有孝行節義著卿閭者令長吏以聞當議旌錄今安福縣以狀白稱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貢士李燧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辭言曰伏見貢士劉承弼孝友天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聞居母喪哀毀柴立父病既死承弼額天實絕願以身代父殲然而蘊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廷圭廷直繼策第太常奉不自給承弼每絕甘分少以助之同彥弟承弼既為叔父廷圭後承弼後分以己田承弼受業于雩都知縣劉安世既沒率同學劄師服安福縣令王棟丞劉毅死官下卧在

地承弼為掾歛丞充窮室至嚮幼女承弼聞之即
庚其直鞠于家及嫁後已女先丞女故相劉沆遠
孫有女貧不能歸承弼亦任之嘗屬年饑道殣相
望公私亦立承弼曰勸分實難請從我始率子弟
倒廩振之不受一錢富者子於是翕然化之無復
過糴活者何數承弼所學彈洽江之西湖之南士
子輟集執經問學戶外屨滿環才雋士小大有就
承弼為文有古作者風直實文閣王佐知吉州喜
士承弼擊詩文謁之佐遺騎招之則去已遠矣佐
太息曰劉承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真此邦第一
人宜教即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數人於轉運判
官劉焯以承弼為首承弼應里選嘗再舉於禮部
報聞其人孝行節義宜在旌錄誠如制書諱昧死
以聞事下禮部禮部尚書臣雄權侍即臣熹負外
郎臣端臣言劉承弼宜旌表門閭制曰可仍令長
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省下禮部
禮部下吉州州下安福縣於所居之前立韓楔門
夾之以臺臺高十有二尺飾以丹堊執以嘉木云
淳熙十三年九月戊午楊某記

范公亭記

廣德決曹掾官寺之隄子城之椒負東迤南有亭
而小若黜若奠若蒼若哲若翼斯擊若味斯華若
袂服巍弁之飾者范公亭也公之逸事孫莘老詩
之汪彥章書之公有遺墨張君打戒仲刻之趙君
亮夫懋德嗜亭之圯作而新之圖與書來徵予記
之當公伏閣以死爭天下大事雷霆萬鈞不栗不
折視大吏能回天却月者蔑如也則為歛掾特抱
爰書醵二千石其小大難易何如哉士之言曰我
將立朝州縣不足發也立朝矣又曰我將俟其大
者過大事矣又曰業已然或曰如不聽何然則公
之所易士之所難而況公之所難乎予見今之仕
者一尉而歸則後車若干乘行者立道旁不敢仰
視公止一馬又嚮之步而歸幾何不為今之仕者
之笑之也懋德乃能仰公之高風訪公之遺跡新
此亭以自見其尊賢之心慙矣抑嘗陰求幕下士
有能與懋德爭是非如公者否公固不可復得使
公可得抑嘗自視能不為當時之太守盛恕公者
否亭之作否損益云乎哉年月日廬陵楊某記

通州重修學記

通川故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碩來作藩既拜先

聖周視屢屋兩風空穿宋榻叢殘退而深念將欲
作新亡所取皆忽甯曰四鄰束脩之問辭之則禮
缺受之則義缺流馳之於橫舍其可廼斷廼度廼
陶廼斲乃既廼膜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
有百其楹有蘿其唐於是舍采孔時齋宿孔修子
佩林如誦弦鏘如有茁斯童有野斯塾旁招幽討
靡不翔邦之士民靡不聞懌公移書於予曰子盍
記之予復之曰為我謝通川之士公之厚士亦劬
矣士何以報公予聞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
內古乎故自齊家而出至於平天下自脩身而入
至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內外之詳
畧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弗琢焉彫焉則大不作
圭小不作佩故身不可以不修也琢且彫矣而脉
理之不端瑕類之不瑩則玉人者力倍而器無就
故修身在正心理端矣類瑩矣良工視之曰嘻磬
也則礪育而裡不校故正心在誠意幸而玉也非
礪也而主人惜焉莫之識則亦或毀于填或捐諸
溝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寶而能識
矣問其所以寶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淺
之為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蓋如此何謂

物其綢有三其端有四其典有五是物也天生
民之則者非歟究而至之是之謂格學者能用
乎此則自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跂於聖潛乎身
溥乎天下國家夫獨待於外乎哉士之報公不
在此其情焉在年月日具位某記

浩齋記

某所親安福劉彥興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
學於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官游北南清貧沒齒
竟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肖孤得中追惟先志大
懼實墜以貽前人羞慙鵜梓茹銖積取餘以作新
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成以假其孤光
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於九京矣某得書攝衣正
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情學先奉直令求師於安福
拜清純先生劉公為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
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於清
純入而聽誨於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
乎曰未也退而未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
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
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五十無
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彥

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於是為有後矣是不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靈今齋房乃甬隘耶某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間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廷直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即致其仕淳熙己酉閏月十二日門人朝散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楊某記

高安縣學記

筠之員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雖有附於州學之西廡一小齋房號焉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環作而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月落成於今年正月既望爰揭扁榜學子咸集且樂且詠有數于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廡給尚寬予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於顏之巷茲宇之庳不庳於憲之室茲廡之寬不寬於陳蔡之羹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關以軌廓以千區餽以萬鍾於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於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顏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

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寒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微學舍可不可也學職吳從周崔仁本孫大成謁予記之為書其說淳熙六年閏月二十四日廬陵楊某記梁溪充袤書清江謝諤錄

建昌軍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余同年何同叔謂余曰異里中有名山曰麻姑者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趾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宮曰仙都者枕山而居隨山之高下為屋或云蔡經之旧宅與王遠麻姑邂逅之地或云仙者葛洪鍊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顏魯公記但云山頂有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則前之二說然乎否乎未可知也異淳熙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為留一月一月藤杖芒屨乘興孤往至宮之西財數武間見松竹羅植相得為林前對五峯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喟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山房使來游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于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

裡逢今邦侯江君捐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
抵官下後一年即事畢葺蠹者飭廢者舉後一年
廼諏其地踐曩之言立屋六楹後贅一室前作重
甍廼閣其上月扉風櫺縹渺飛動若出天半廼
文木廼架廼櫝經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度是物道
李惟賓鄧本受相與勑力春孟作之李而落之談
者以為山中盛事子盍為余書之俾來游者知賢
太守之文雅二道士之勞勩余曰諾為書其語江
君名自任三澗人恬退有守節用愛人不飾厨傳
不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費同叔方策第時年最
少出拜同年生一坐皆屬之目余與之合而離離
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蓋其孤懷勝
韻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弥進位下而人
弥高觀山房之舉可以得其槩矣紹熙初元九月
望具位楊某記

郴州仙居轉船倉記

巖隩惟郴厥土沙礫厥田硤瘠厥氓寧畱氣勵濁
蒸早暎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饌印哺於衡莖莖
靡羸蓋其川流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瀨益險厥
土益蠹厥瀧六六汨若激矢沂若蹢躅米舟重屬

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至鯉園膠而不前州家於
焉廩於茲岸徒旅請粟自此入郭復道山蹊牽确
齧足棘茨留行泥呻檐啼過信乃達人勩費倍險
踰於磧估踰於糴荷歟今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
旁諏博茹郭外十里亭曰仙居瀕江之廩一葦可
執廼諭州隸我來自東書笈囊衣不貸不庸吾以
私人挈攜以從官僦之布封識如故盍以召匠三
十維縲維度七楹廼廡其前爰受來粟廼壙其環
爰安斯屋隸奉周旋于陸于川李春是經季夏斯
成罔戢于官罔痛于氓師飲且逸歌舞侯德抑山
之石廼礪廼刻尚俾來者是或公字宗臣曰冠其
名誰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初元九月既望具位
楊某記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煥學尚書謝公諤書也橋作於何
時屬役於淳熙丁未之冬僞功於己酉之秋也作
之者誰縣尹李君景和邑士丁君南隱承奉即謝
君峴也秀江故無橋舟子專波濤以為利過者病
之茲役之興也是歲江西大浸毗萊其也提舉常
平使者陸公洸以聞詔行振貸公奉詔錯事下二

尺木書諭郡若邑旁招鄉里修潔之士志於毗而肯力於公上者董之於是臨江軍新喻縣之士民合辭以告于縣尹曰丁君某可於是縣尹具書禮及門三請君既至與縣尹言於常平使者曰飢民不加少而康粟不加多將奚以賑官有不賑之則毗受不惠之惠謂宜如范文正公興役於饑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君及謝君屬耆老而告之王等六百人皆曰諾於是饒毗為工造船為梁遐通奔轅運木挽土目千其人剗刻舢舨二十有奇于鑊于石載維載堤橋成沂而望者鳧鷖之泛清波而將翔也履而過者若鳥鵲之梁天漢而不設也於是毗之巧者果瘠者澤流者止而往來之濟者視洲為陵視水為炭視驚濤為坦塗縣人錄其役謁余記之余曰是可書也今夫見冬涉者其心惻見春溺者其穎泚然舟子專濟人之役而心不動焉或利之也有司居濟人之位而政不及焉或牽之也士君子旁觀動心而力不至焉或不利焉者也今陸公庸李君李君位焉而莫之牽李君庸丁君謝君丁君謝君不位焉而莫之辭丁君謝君庸飢毗飢毗利焉而莫之怨夫惟飢毗利而舟子

始不利夫惟舟子不利而邦毗始不利然邦毗之利大之難乎抑久之難乎大而不久邦毗之利其不復為舟子之利乎未可知也後之人尚毋忽紹熙初元十月九月具位楊某記

真州重建壯觀亭記

儼真游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運司之東園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在城之北三里所曰城子山其山截然平陳望之若橫洲若長城若偃月岡阜靡迤二十餘里迺迎大江之怒濤而東送之以入海北走天長蓋承平時兩京故道也亭之東有魏帝臺相傳魏武嘗自將十萬師臨江久不敢渡遂築宮於瓜步山而去亭立北山之椒居高視下江淮表裏皆在目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見高人勝士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縹渺於煙雲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南之群山如蒼黃綠耳競奔爭馳而不可繫也如安期羨門御風騎氣隔水相招而不得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追暇則裴回其上為之賦且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火于索虜再葺至紹興辛巳又大于索虜兩簾雲棟剪為荒煙野草垂三十年淮人過者罔不慨歎今太

守左侯昌時作藩之數月因民齋先生謝公過逢相與談斯亭訪遺址披榛而上巋然獨存廼誅草茅廼屬工徒為屋三楹為垣百堵前敞以軒後邃以檻肇自淳熙十六年之八月迄來年之正月乃成華不及汰庫不及陋無費於官無勵於民又種萬松以綠其西北又執桃李梅杏楊柳千本以物其南谷儀真之士民登而樂之相與謁余記之且曰吾侯秩滿將歸天朝留之不可惟侯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於俯府庾繕溝壘訓兵戎虞疆場夙夜畢力以整以暇江海盜散悉縛致麾下萬惡跡熄不敢竊發年穀荐登倍徙他境因治之餘復此壯觀州人老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揖江南之形勝而起騷人之思北望神州而動擊楫枕戈之想則斯亭豈特游觀登臨之勝而已哉願為特書惠我淮土以詔于無止余曰諾哉紹熙二年四月六日具位楊某記

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廬陵地廣而民衆以故其事亦煩其多士為江右甲朝廷視邦選侯其重視姑蘇雪川諸郡云紹熙元年春皇咨于相廬陵調守孰可於是莆陽方

侯崧卿以侍從之臣薦聞首當其擇既抵官下之若千月教條既洽歲事既登士民既孚迨暇因與賓贊商畧曰是邦六一先生故卿也而郡治寂無紀焉非闕歟捐布三十万召匠視成官無所預誅茅於郡圃之東三瑞堂之左為堂七楹踰月而落之名以六一丞相益公聞而贊之曰甚善名堂雖欲易焉得而易於是旁搜先生之遺墨伐石刻之為屋居之又令永豐尉曹及士子陳其姓者舊先生之先阡以存是邦之故事以回先生之緒風以答士民之長思移書於某曰子非先生之鄉人乎於先生獨無情哉記斯堂子獨得辭其責哉某以書賀侯曰六一堂肯在穎今在廬陵是非先生之志也乎然在穎之華屋今為荒煙野草在廬陵之荒煙野草今為華屋物之廢興天乎亦人乎先生之賢天下敬之而其鄉里不敬之可乎不可也當時敬之而後世不敬之可乎不可也然則鄉里之敬先生後世之敬先生人也非天也蓋人者可必者也然間六一之堂其在永豐乎曰否不在永豐其在郡治乎曰否然則敬先生者鄉里反薄而後世反短歟人又不可必也先生之沒距今百有餘

歲矣堂之在顧者化為荒煙野草矣而斯堂自顧而歸廬陵何其神也非人也天也雖然使吾邦不逢今侯斯堂其能歸手然則天也亦人也既以為侯賀又以為先生賀紹熙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具位楊某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三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四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建康府新建貢院記

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文之遺烈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洪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故其地為古今之雄盛有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其勢扼南北之要衝地大才傑而官府事物獨庠且隘顧可謂稱矧是澤宮古以擇士公卿大夫是之自出而為屋才百其楹歲施月隕至者千人項背駢繁至繹蔑為廬架以蒼筤兩風驟至偃傳蔽遮堂全文卷紹熙二年春三衢余公自刑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寔來居守幕府肇啓一新百為劬躬疚懷于夙于夜仁聲義實允洽吐庶文令武競兵戎載肅靡政不葺靡敝不葺字于九郡水順雪釋一日庠序諸生秦晉等若千人充庭果以為請公即命駕率屬往而相攸則見藩掖級夷棟折檠傾庫席將壓顧謂治中廖君俱曰斯邦斯士而延以斯廬不欲隘否不簡陋否其宜稱否廼徹殿舊廼圖斯新意匠是斷畫堵

是度揀采崇崇柱楠栢奕奕率職舊貫益四之一考
官有舍揖士有堂爰廊四廡爰拱二掖可案可几
可研可席堂之北垣中闢以南前後俱墻內外有
闌自闌之表緘封之司寫書之官是正之負左次
右局不併會為門闢啓閉維時職誰何者於此攸
宅凡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徂門自門
徂裔皆覽其地士之集者霽則不埃霖則不渾經
始于是歲冬十一月八月明年春二月二十三日
落之公屬予記其役予諭于諸生曰公之於諸君
不薄矣今茲歲當大比諸君來試於斯盡亦對長
江以為泓操三山以為觚以寫胸中王謝康濟之
長榮以蒼鍾山草堂之英靈毋撓毋諛毋護毋憚
以毋負余公延佇之至意公名端禮字處恭具位
廬陵楊某記并書

泉石膏肓記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深念
平生無它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石
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子林艘永新怪石以遺
予予喜甚曰子犯所謂天賜者亟召匠匠釘鉅為假
山灰人王才臣見之譙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為

假山將誰紿予笑曰予敢紿人聊自紿耳才臣曰
有石而無泉非缺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
舊有一泉而堙即命浚焉泉冽以猛因接筒引之
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甃一小方池深尺廣五
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蕖雜以蘊荇每疏泉
自筒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閉而
激之則為機泉噴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焉
與假山相高開而達之則為流水其將至也若哽
若咽若噴若叱然後滄然而上決決而流流入於
池其流有文其人者聲頃刻之間通塞萬變觀
者四顧莫測所來予因生致小魚善游而喜浮者
畜之池二十許尾先十後十每浮而出也後者不
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為者余固異之其始
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若帶之下去則顯其
後漸與人習圍圍洋洋若與人為讖既而後隱若
耻以身供人之翫者予益異之予間以食食之每
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已者復不出予益
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
肓之疾醫緩云不可為後世乃有法可艾也予曰
膏肓有法可艾也泉石膏肓無法可艾也有法可

艾予亦不艾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王隆病叟
楊萬里記

不欺堂記

吾友安福彭港少初重趺觸熱走百有二十里訪
予於南溪之上臨而請曰港同里人士曰樞江朱
生知微德全者嘗於先人手從學港與之同研席
緒書策於今二十年不啻矣德全之為人港能言
之申且而起丙夜而不寐其志未小也蓋將味詩
書之芳潤而不知芻豢之悅口泳仁義之洪瀾而
不知江海之次曰獵道德之具圖而不知雲夢獲
禽其志未小也嘗服膺齋心手范文正公不欺之
言乃取以名其堂敬介港乞先生一言以範之上
何巍而不降下何濬而不願願細以為後學惠不
寧唯朱生之福抑港也實與被焉昭昭之不揭昏
昏之不發先生其忍以否對曰是學也吾也嘗從
事於斯矣始乎謹獨終乎至誠謹獨不盡乎人則
至誠不至乎天自八聖兩賢其界也有器其承也
有系不此乎在其將焉在舍是吾不知所以告矣
豈唯吾不知所以告八聖兩賢亦不知所以告年
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記

山月亭記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迂予於中
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目已肝未遑也
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
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賓階有頃
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溽溽浸膝予
語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卿也山月寧不遠五十
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
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徃其家繞出
屋後折而左度脩廡陟穹嶽有亭若在天半掀然
孤巖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
仲祖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
檐三十許武石欄岨起塔齒層出者曰此是已兩
小齋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闌闔數十萬
家如在井底下視瞻倬遐矚神曠乃知此亭面勢
宅一城高絕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
青原也其左突出而翼蔽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
尻高者拜相山也其下橫屬而皎空者白鷺江水
也周覽未既驚風歛起林木叫呼大波怒跳翻側
城市前山皆動諸峯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坐

歸亭上予益喜且喟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熙四年十月晦誠齋野客揚萬里記

李氏重修遺經閣記

遺經閣者潭之瀏陽李氏度書之地也重修者李君之傳也閣之址故在縣之南之傳所居之西偏成於隆興甲申者之傳乃祖致仕君彥從暨乃父德廣也初取鄒魯之諺以名之復為文以記之者蜀人施君淵然少才也既扁之以三大字復與侍講南軒先生張公數十人賦詩以華其記者今侍制侍講晦菴先生朱公也歷年一終再厄鬱攸致政君喟曰哭之攸興不以其近市故耶淳熙丁未一月迨暇携賓親若子孫步自縣南而北至半里所得其地於太湖山之旁幽邃演迤改築有目矣而父子相繼以逝之傳既長刻意嗜學慨祖父之齋志未摠則又喟曰是閣不處之傳不名為人子為人孫矣則惡衣絕甘圭積黍累匪閭弗思匪閭弗為紹熙癸丑始克落之厥址正方厥廬高敞自地視閣歸在天半自閣視地濬在谷底湖鼎三峯吾山相臺挑霄爭高摩肩並馳後先低昂互為崢嶸一邑之勝無能出其右者牙鐵萬軸漆書萬卷

是叔儲則又喟曰舊記及諸詩皆命代無價手作也新記徵江西誠齋楊先生莫可於是是不遠千里走書介予門人安福劉儼以謁於予予謂儼曰為我寄聲李氏子孫竹萬箇木千章橘千頭田萬頃粟帛金玉固不禁也世之遺子不以是遺而以奚遺今李君致政父子之遺爾子孫不干其貨干其書不既左且異乎雖然不有以左手彼不有以右手此不有以異乎今不有以同乎古矣子其為我賀李氏子孫之遺也不寧惟李氏子孫之遺也亦為我賀致政君父子之遺也不寧惟致政君父子之遺也亦為我賀茲閣之遺也致政君名作人淳熙甲辰過東朝慶壽恩授迪功郎致其仕德廣名月南之傳字夢符蓋三世以學行有稱於州里云紹熙甲寅閏月五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遠明樓記

予淳熙庚子之官五羊道西昌泊跨牛巷據胡床小極睡思昏昏也縣尹李公垂簿公趙昌父傳呼而來予攝衣踰履出迎坐未定二君曰先生欲登快閣乎予謝曰幸甚即聯騎疾往是時春欲十半憑欄送目一望無際綠楊拂水桃杏夾片澄江漫

流不疾不徐遠山爭出乎野自獻視山谷登臨之時
時晚晴落木之景其麗絕過之而公程駭奔不得
久留忽忽留兩絕句而去至今有遺恨也後十年
予宦江東予之倩安福劉价以書來為言西昌佳
士陳誠之所居距快閣不遠而距澄江又加不遠
然出門則江甚遠蓋關閘居者百餘室蔽遮其前
有槌誠之者曰盍樓其上既潰于成呼酒與二三
詩友落之開牕卷簾江光月色飛入几席凄神寒
骨便覺貝闕珠宮去人不遠因撫山谷語扁曰遠
明願先生記其說予許之未暇也予既退休于居
誠之擊小舟三百里冒春雨訪予於南溪之上投
贈予四六五七皆清峻邁往予讀之驚異外問快
閣士悉手誦之曰江月如故而落木榮白鵬老矣
因踞而讀曰先生於胸有宿諾願踐言予笑曰嘻
吾為子懼矣昔半山老人嘗與謝公爭野公去我
來應屬我之詩是也又與段約之爭埭割我鍾山
一半青之詩是也今子以茲樓偈快閣非城虎牢
之策乎山谷猶有鬼神嘻爭端自此始矣紹熙甲
寅四月庚戌誠齋老人楊万里記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予謝病免歸逃塵幽屏一月吉水人士王子俊等
四百餘人合辭請於予曰屯田之為吉水病三四
百年於此矣十餘年來病之中又滋病焉蓋自唐
末五代以還吉水之屯田在一郡為加多而其租
為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於朝請官鬻之而更為
稅畝於是租之為斛者二千一百三十四有奇屯
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數自若也淳熙之
十五年天台陳君猷孫來長吾邑未及下車亟詣
府枉論其本才守以其說上之部使者部使者上
之地官方是時吉之守王公謙賢也張公叔椿鄭
汝諧相繼為部使者亦賢也地卿趙公彥逾丘公
密秉公翥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於聞乃紹熙之
二年越五月十二月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目
百里之民如痿起行惟聲丕同升聞于天願先生
特書以詔罔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
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紹熙四年秋七月十一日
具位楊万里記

邵州希瀛堂記

余謝病免歸僵卧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
故人邵陽史君潘侯燾獨不我數遺千里遺騎蹟

譚氏學林堂記

門移書請曰邵故源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替壁記不書爰諷故老皆無在者壽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誦其為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廼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為堂命曰希源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菴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應以干譽者也子於此當深發矣因為壽大書三字於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菴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苟似精誦似密刻似嚴弛似恕而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之希源希其四也盡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希之大乎哉余聞侯之為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熙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記

茶陵譚氏世儒其業至今鄂州郡博士始纂上第者世選其名勤之其字也勤之兄之子知言年二十有四嘗學明經有司以秋賦之溢負選試太學知言再在選中膏築一堂叢書於間絕甘屏葷而以詩禮為膏梁捐綺抵縞而以文史為襟帶去絲遠竹而以簡編為笙鏞問堂名於艮齋先生謝公大書學林以扁其楣又問學林之說於余則訊之曰此班固之語而黃豫章擬之以論學者也子嘗觀於高山深林乎崑崙乎其陽而彌峻也蔚蔚乎其眺而彌廣也窈窕乎其曠而彌遠也子也入焉惜矣取手根柢乎榮華乎曰根柢哉余曰子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峻也其廣也其遠也又有甚於此者焉有義理之林有文詞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爵之林由於義理入自聖賢此根柢之林也由於文詞入自名爵此榮華之林也學者亦孰不曰吾將根柢之求而不榮華之末哉然咀義理者其滋淡餐文詞者其味腴蹈聖賢者其塗悠趨名爵者其蹊捷子能不誇於腴不厭於淡不勤於捷不墮於悠則假道義理之林有日矣不然腴

與淡戰於口悠與捷戰於心吾懼榮華之勝而根
柢之負也文詞之誅而義理之荒也名爵之嚮而
聖賢之偪也嚮聖賢而偪名爵苟不止其嚮必至
乎爾也嚮名爵而偪聖賢雖不止其嚮亦必至乎
否也子將欲入其林願聞其嚮知言字養正紹熙
五年十二月 目具位揚万里記

交善齋記

大學之士有東吳張亮臣以道者精於文工於詩
其為人賢而靜介而能穆予初識之於友人張功
父坐間未之異也一日以道訪予談學問講詩文
雷出而水湧且請予賦寒綠軒之詩予怪而問之
曰偕寒互綠此天隨子把菊賦語也子也方與四
方九州之英傑戰得失於賢科之中於寒綠奚取
焉以道曰先生之所謂奚取乃亮臣之所以深取
也予始驚而異之因為賦之予既謝病退休于居
自念平生若許子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者自此遠
矣後一年功父不遠二千里走一介遺予書以道
亦因之遺予書予發書笑曰野人無以供人之求
以道亦豈有求者乎而其書詞乃曰亮臣嘗愛孟
氏之書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
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亮臣有一齋房名以
交善願先生記其說以迪其衷以就其學予曰善
一也今子欲友善則猶二之也蓋有有其善者有
友其善者有其善者彼之所謂善士者也友其善
者子之所欲友彼之善士者也子謂有其善者善
乎友其善者善乎今夫東鄰有千金之璧我將假
而觀之其得觀與否未可必也可必也璧猶彼之
璧也而况不可必乎子蓋以彼之璧為子之璧則
夫所謂善士者友之可也不友之亦可也是則友
善之善者也是孟子之所望於子者也年月日廬
陵揚万里記

福榮堂記

紹熙五年 隆慈備福皇太后聖壽八十誕春王
三朝 皇帝鳴和鑾備法駕習爽夙興星陳天行
朝于慈福宮奉觴上千萬歲壽是日 壽皇拜前
皇帝拜後 嘉王又拜後四世重慶三宮驪泮
怡怡愉愉如也醵禮告諱慈顏有喜 皇帝若曰
有昊博臨克篤宋祐佑我王母受茲介福施及家
邦予一人敢專嚮之其錫類介賚以及人老惟臣

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於是太學生負
吉州太和縣進士臣胡箋父母諒封迪功郎致仕
毋歐陽氏孺人贊書寵嘉命服洲曜邑里交賀族
親相豔乃扁其中堂命曰福榮以修 君賜蓋取
諸贊書語也維吉之胡其先肇自五季避地寔來
其別有三若資政殿學士忠簡公是為值夏之胡
其祖伯也若諱衍策慶曆六年第仕至朝奉大夫
者是為太和南城之胡其祖仲也若箋之父子是
為賁漕之胡其祖季也伏而未寯汨而未昭其昭
其寯不在箋乎惟諮里居有賢稱嗜義若渴教子
若琢切而箋也允迪其教用勵其業將以樹其家
而元其宗與九州四海之豪英角其能於上庠而
屢書于月成焉繫 皇上錫類之恩配于丕天焉
云報稱將欲報稱不在移所以孝於親者以忠於
君乎君家資政忠簡大忠高節動天地貫日月也
師之則是學之則至其勿曰吾家子雲而外求焉
則幾矣豈惟報其君亦惟報其親三月既望具位
楊万里記

誠齋集卷第七十四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五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五美堂記

安城歐陽巨卿無它嗜好願獨以為善最樂擇地而趨擇仁而里見一善思與之齊聞一善喜而不輟有二子長曰成務次曰成文皆幼而警敏長而俊茂旁招儒先授以經學勵以文行深念父子責善則不可不迪以善大不可一月掃蕩其所居之堂之前家人子莫測其何為則手種雙桂于其地二子相顧喟曰昔晉人自喻以桂林一枝今家君兩之其指不欲才我伯霜仲雪與晉人爭長而競秀耶良齋先生謝公聞而嘉之為記其事且舉似王氏種槐之意以攤張其說以假歐陽氏光以策礪二子考德請業以顯揚乃父巨卿熹後詒址之遠謀予得良齋之文讀之因署其紙尾曰王之槐歐之桂巨卿之積善二子之繼善良齋之樂善一記而具五美成務兄弟欣然相賀曰右偏一堂未名今扁以五美其可則復介予門人劉儼來請曰成務與弟成文蒙被先人彝訓夙夜繫遺愼是懼

先生不以兄弟為不可教教以五美先人不尚有知也不寧惟兄弟受其福先人實並受焉顧更乞言以終其惠予吞之曰五美之說昔者嘗聞之子產復聞之仲尼子產之五美諸侯會盟事也非學者事也學者之事可不尊仲尼之五美乎能尊仲尼之五美斯兼予之五美矣儼曰先生之惠歐陽氏不既大矣乎問一五聞三五聞三五得一五成務字幾先成文字昭先幾先嘗以文字與計偕昭先郡嘗舉堪應童子科其學皆進而未止者也紹熙五年十月 日誠齋野客楊萬里記

邵州重復舊學記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繫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克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實囂激獄左庠右用遷于公門之外南東其地乃惟亢爽自潏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後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庠闕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磯隄而夷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席之堂或造或因柴門直廬從祀之廡肄業之齋